



王陽明集十三

別錄
奏疏

廿二

特 別
013
3196
14



門 13
號 3196
卷 14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七

奏疏七

征剿稔惡猺賊疏

七年四月十五日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但惟八寨猺賊積年千百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殺害良民虜掠子女生口財物歲無虛月月無虛旬民遭荼毒冤苦屢經奏告乞要分兵剿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為因地方多事若要進兵

和十七年
四月二十日
購求

未免重爲民困是以官府隱忍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克橫出劫益頻蓋緣此賊有衆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阻南通交趾等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猺賊回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標北突近因思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近相煽幾爲地方大變仰賴 朝廷威令傳播苟幸未動緣此猺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猺賊不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速加征剿庶不貽患地方緣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

據此行間隨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叅將張經等會呈爲請兵征剿積年窮克極惡猺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猺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皆已變爲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剿爲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竹古陶羅鳳

等賊乘勢朋比連結殺虜搶劫月無虛旬扇惑搖動
將成大變仰賴 神武傳播幸未舉發近幸思田之
諸夷感慕 聖化悉已自縛歸降遠近向服各山猥
獍亦皆出來投撫請給告示願求自新從此不敢爲
惡雖其誠僞未可逆料然皆尚有畏懼之心獨此斷
藤各巢逆賊自知罪在不赦恃險如故截路劫村畧
無忌憚若不乘此軍威進兵剿滅將來禍患焉有紀
極緣由會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
命前來駐軍南寧府地方與八寨猥賊相去六日之
程 朝廷德威宣布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懾向慕輸

情納款而此猥賊獨敢擁衆千百四出劫掠武緣等
處鄉村殺人放火畧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即此焜熾
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古陶
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弘治正
德以來至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平等縣被
害人戶李子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剿除民害不下數
十餘次皆有部咨行令勘議計剿若不及今討伐其
爲地方之患終無抵極誠有如各官所呈者况臣駐
劄南寧小民紛然訴告請兵急救荼毒皆謂朝不謀
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貫滿神怒人怨難復逋誅即

欲會案奏請俟命下之日行事切恐聲迹昭彰及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衆以一二年爲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遇賊寇生發即便相機可撫則撫可捕則捕欽此欽遵爲照思田變亂之時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鏌等奏調湖廣未保二司土兵前來南寧等處聽用近幸地方悉已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各賊巢穴相去不遠况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効俱合遵奉勅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

江道守巡叅將等官監統未保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并行留撫思田布政及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勦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解紀功御史紀驗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密切公同行事并密行鎮巡等官知會外緣係征勦積年稔惡猺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舉能撫治疏

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案照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聖旨

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隨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 勅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東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爲照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葺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窵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

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凄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該臣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

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
富量陞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
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俟一二年後各夷
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已完備則將林富量移
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
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
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
以免困頓勞煩之擾已經具本於本年二月十五日
差舍人湯祥賚奏請 旨續爲處置平復地方以圖
久安長治事節該臣看得思恩田州二府地方府治

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
復人心憂惶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及存留舊
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
理仍乞賜以便宜 勅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
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
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
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
事無隳憊而功可責成又經條陳具本於本年四月
初六日差承差楊宗齋奏請 旨俱未奉明示本年
五月二十二日本官已蒙 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撫治湖廣鄖陽等處地方去訖所有思田二府撫
循緝理官員尚未奉有 成命如蒙 皇上軫念邊
方俯從臣等所請乞於兩廣及鄰省附近地方各官
內選用度可令其作速到任不致久曠職業臣本昧
於知人不敢泛然僭舉切照廣東右布政使王大用
湖廣按察使周期雍皆才識過人可以任重致遠臣
往年巡撫南贛二臣皆在屬司爲兵備僉事與之周
旋兵革之間知其皆肯實心幹事江西未叛一年之
前臣嘗與周期雍密論宸濠之惡不可不爲之備期
雍歸至汀漳卽爲養兵蓄銳以待及臣遇變豐城傳

檄各省獨期雍與布政席書聞變卽發當是時四方
援兵皆莫敢動迄宸濠就擒竟無一人至者獨席書
行至中途復受臣檄歸調海滄打手又行至中途聞
事平而止其先後引兵至江西省城者惟周期雍王
大用兩人而已當時以捷奏旣上隨復讒言朋興各
臣之忠勤遂不及一白臣爲之每懷歉然卽是而觀
其能竭忠赴義不肯上負 國家亦可知矣乞 勅
吏部酌臣所議於二臣之內選用其一非惟地方付
託得人未有所賴而臣等亦可以免於身後之戮地
方幸甚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 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凋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况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 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 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

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叅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叅政龍誥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徃復之間即須半年叅議鄒輓僉事申惠皆查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除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田等處輿疾徃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爲循良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耐

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克忠信果斷閑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於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尚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

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卧病呻吟床席軀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 勅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俯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治

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特例所拘

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携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

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弭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

法 一
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觀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

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為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七年七月初十日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溱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

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下塘張縉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蓋臣下報効頭目彭

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
臯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琚頭目彭輔領
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
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
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
永順進勦牛腸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
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
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團結
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扎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
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畧無警備遂

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
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
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日兵奮不顧
身衝冒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
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
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
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
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
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碎石壁大陂等巢
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

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稟蒙收兵回至潯州府住劄間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勦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夤夜仍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內方畧求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

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簽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克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寨當蒙摘調指揮王良輔并日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

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
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叅將沈希
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
鄧宗七撫徕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
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錕潯州府捕盜通
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
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
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畧
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
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

千名韋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
依分定哨道進勦八寨稔惡徕賊刻期於本年四月
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
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畧乘夜銜枚
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
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爲兵從天降
震駭潰竄莫知所爲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
薄午四遠各寨驍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長鏢毒弩
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
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旣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憤

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勦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滾木多為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

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叅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剿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剿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登監督思恩土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

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
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
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
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
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
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千覺王俊等督
領官兵於綠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
四十八名顆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
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強力
者向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
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
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
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泊登岸得不死者僅
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
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踪跡又復
深入見厓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
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
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賫
有禾米大雨之中饑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
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

略巴蕩盡雖有脫漏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祝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

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叅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回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

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
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
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
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
奉此各職會同叅議汪必東僉事汪溱吳天挺叅將
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美分布各哨官兵申
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
隨准叅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
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遁
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

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
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
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求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
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
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誤事彼中事勢
叅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
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畧
依期進勦獲功解報間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
奉本院密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
稱八寨匪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

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入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為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

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畧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為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叅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實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峽谷

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剿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叅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掎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劫郡縣鄉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

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斬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千百金效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已之財勞已之力以赴

上之所欲為士秀於民而志於道脩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拿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為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為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為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

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為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効命但僅遵奉方畧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厓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窠穴殄滅渠黨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

陽日錄卷七
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
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
患今既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
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及照督
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
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
難比之往年大征合圍困守坐待成功其爲利害勞
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
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兇稔惡千百里
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

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日覩其害誠
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
題奉 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
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
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 命下
然後舉行必致形迹彰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
亦未可克故遂仰遵欽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當
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事理一面密切相機
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
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

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
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
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
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
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
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
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
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
千而斬獲二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
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及是皆
皇上除患救

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
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
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
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
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
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
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
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
恐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慰彭明輔
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峻
之後狼

須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蓋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略無悔怠即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

副總兵張祐叅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濬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叅議汪必東副使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琚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鏗武鑿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驄主簿李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立誠舒栢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全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

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險之地
固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
伏望 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
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
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
替以旌其報 國之義上曰盧蘇王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
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
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踈繆蒙不世之 知
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

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
死以報 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
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
本告回養病乞 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圖報
之日臣不勝願望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
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奉 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 皇上
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
化爲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
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

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
坐視而不救遂遵奉 勅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
賴 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略已
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
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
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
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
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
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
不敢仰負 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

勅諭便宜事理一而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
上請乞 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
爲柳慶諸賊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隴蛤三都嶺
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
徃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
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
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
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

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爲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群賊皆應聲而聚故群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群賊

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群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

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
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
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
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
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
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
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
從且賓州之城旣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
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
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

寨徭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
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
所得共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
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
悉將各官遵照 勅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
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
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
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
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
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

卷之七
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脉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机上之肉下筋無弗得者此真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効順而服化矣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橋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礮确之上芒利礮研之石衝射抵觸如處戈矛劒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及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况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即已經營料理其事竟

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剿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敷爲平原環抱油畜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歡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擇日興工蓋恩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反旬月

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旣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踈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旣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徃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



不容已之事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廓縣治廨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徃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脉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

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爲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旣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

陽明別錄卷
爲築立城垣解字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遠近
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
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
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
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
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
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路益通又上林
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
化爲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
而綠茅綠條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

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
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
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
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
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
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
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
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
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
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旣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

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爲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湏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脇徃徃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爲之經理

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
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止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
餘家竹樹森翳煙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
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
一五六七八九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
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
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
居如那茄馬坳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
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
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

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
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
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
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况田寧又係
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
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
議已畧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
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
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闕
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旣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

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伏乞聖明裁允仍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看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爲今之計正宜剿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徭者所以

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爲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爲之選立酋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剿各巢者爲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爲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即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爲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遺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破剿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

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畧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此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

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徭賊最爲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

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墻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三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徃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畧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

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叅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灾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為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

集城中蓄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
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
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
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
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
自伏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
伏乞 聖明裁允

查明岑邦相疏

七年七月
十九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節奉 欽依岑邦佐仍武靖知
州岑邦相着王守仁再查明白具奏欽此欽遵照得

先該臣等具題前事內一件仍立土官知州以順
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久結於人心岑猛
雖沒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於開設流官知府
之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
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
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
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
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
知府當時臣等通拘該府大小土目及鄉老人等審
問岑猛之子應該承立者何人乃衆口一詞以爲岑

陽明先生集卷之十一
勇
猛四子長子岑邦佐係正妻張氏所出次子岑邦彥
係庶妾林氏所出三子岑邦輔係外婢所生四子岑
邦相係次妾韋氏所出猛嬖溺林氏而張氏失愛故
邦佐自幼出繼武靖而以邦彥承襲官職今邦彥既
死應該承立者莫宜於邦佐臣等當看得武靖地方
正當徭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該州之民信服歸
戴已久况其才力足能制禦各徭近日該州土目人
等又相繼懇懇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今欲改立一人
亦未有可以代邦佐者兼恐一失武靖各目之心則
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一以禦

地方之患一以順各夷之情至於田州新立不過苟
以無絕岑氏之祀此其才否優劣固不必深論者
因諭以邦佐出繼武靖既久 朝廷事體已定不可
復還宜立其次者岑邦輔則可於是各目人等又衆
口一詞以爲邦輔名雖岑猛外婢所生其實來歷不
明闔府之民皆不欲立惟邦相則次妾所生實係岑
猛的親骨肉况其質貌厚重謹實衆心歸服立繼岑
氏庶不絕其真正一脉臣等議得仍立土官者專爲
不絕岑氏之後以順諸夷之情也今衆心若此亦合
俯順故當時直斷邦輔謂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

之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慎始杜日後之紛爭也
但具奏之時因本內事體多端文已繁瑣若再加詳
說誠恐有瀆 聖聽故遂簡畧其詞今蒙 朝廷明
見萬里洞徹細微復 命臣等查奏聞 命惶懼無
所措躬因思岑邦輔尚存當時奏內不曾詳開所以
不立邦輔之故而直言岑猛之子存者二人果係情
節脫落事體欠明臣等踈漏之罪萬死有不容赦者
矣臣等近復通拘該府土目鄉老人等再加審問而
衆口一詞執說如前陳請益篤臣等反覆思惟其事
誠亦必須如此而後穩帖無弊故仍照原議上請蓋

此等關係地方之事臣等言雖或有所不敢盡而心
已無所不用其極必求事出萬全永久無患然後乃
敢具奏伏乞 聖明宥其踈漏萬死之誅仍 勅該
部俯從原議立岑邦相於田州以曲順各夷之情其
岑邦輔者聽其以官族名目隨住如此則名正事成
而人心允服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獎勵賞賚謝

恩疏

七年九月
二十日

准兵部咨爲奏報平復地方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
節奉 聖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
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

息民其功可嘉寫勅差行人賚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欽此隨於本年九月初八日該行人馮恩齎捧 勅書并前項綵幣銀兩等項到於廣州府地方奉迎入城當除望闕謝恩欽遵收領外臣時卧病床褥已餘一月扶疾興伏感激惶懼顛頓昏眩莫知攸措已而漸復甦息伏自念思恩田州數萬赤子皆畏死逃生本無可誅之罪而前此當事者議欲勦滅故皆洶洶思亂既已陷之必死之地而無復生全之心矣仰賴 皇上好生之仁軫念遠夷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特遣臣來勸

處臣亦何能少効一籌不過宣揚 深仁敷昭神武而旬月之間遂皆回心向化舍死投生面縛來歸是皆 皇上聖德格天至誠所感不疾而速是以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豈臣等智謀才力能致毫髮於其間哉今乃誤蒙 洪恩重頒大賞且又特遣行人賚 勅遠臨事尤出於常格之外臣亦何功而敢當此臣亦何人而敢望此祇受之餘戰悚惶惑徒有感泣惟誓此生鞠躬盡瘁竭犬馬之勞以圖報稱而已臣病日亟自度此生恐不復能奔走 闕庭一睹 天顏以少罄其螻蟻葵藿之

誠臣不勝刻心鏤骨感激戀慕之至

乞 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七年十月初十日

臣以憂病跼伏田野六年有餘蒙 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 闕廷一睹 天顏以申其螻蟻感激之誠遂其葵藿傾戴之願既困疾病復畏譏讒六年之間瞻望太息竟未敢一出門庭夫蒙人一顧之恩尚必思其所以爲酬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爲報何況 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 上之所以施於其下者如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之所以承乎其上者乃如頑石朽株畧無

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涕下徒日夜痛心惕骨行吁坐嘆而已邇者繆蒙 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輒乃觸冒上陳辭謝又蒙 溫旨眷覆慰諭有加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即日矢死就道旣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其所以經理幹旋之計乃甚有牴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旣已顛覆破漏如將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所措其惟恐 付託不効以孤 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

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府頑民帖然來服千里之內去荆棘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強大賊巢素爲廣西衆賊之淵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其報効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而遠近畧已寧靖是皆 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宥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爲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

爲度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戮不爲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事名浮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灾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就清涼親近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大作去歲奉 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服辭疾歸去是後旣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喘嗽晝夜不息心惡食飲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

多輒又嘔吐當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旣已力疾從事
近者八寨旣平議於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蠻必
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暑輿疾上下巖谷出
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
寧移卧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 命於韶雄之間新
任太監總兵亦皆相繼蒞任各能守法奉公無地方
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創滌徃時
煩苛搜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之兩廣比之異時庶
可謂無事矣臣雖病廢而歸亦可以無去後之憂者
夫竭忠以報 國臣之素志也受 陛下之深恩思

得粉身齏骨以自効又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
病日就危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
之所大不得已也惟 陛下鑒臣一念報 主之誠
固非苟爲避難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
之至情容臣得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鞠躬
盡瘁以報 陛下尚有日也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七

不陽日方金

里

